

# 百岁宋宝罗：被遗忘的京剧大师

高派老生传人，曾与梅兰芳、程砚秋同台的梨园名角儿，曾“边唱边画”被毛主席称奇

没有治丧委员会，没有讣告，没有多到摆不下的花圈，也没有公开追悼，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2017年9月2日下午4点08分，一代梨园耆宿宋宝罗先生安详地离开了，享年102岁。

很多杭州市民都知道，杭州城里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公鸡画得好。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浓眉大眼、气质轩昂的老先生，曾与梅兰芳、程砚秋同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是声震梨园的名角儿。

“更想昔日宝罗，蒋痴毛醉，座下三朝客。称火车头，凭一吼，震瓦飞灰穿壁。”老友翁思再如此追忆他的风光年代。

►2007年10月17日，宋宝罗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参加“重阳节京剧老艺术家演唱会”。



## 上海 一九四一 台下观众像疯了一样

上海滩最大的剧场——天蟾舞台，上下三层楼，最多能容纳3500多人。“奶奶后来说，台下观众像疯了一样，镯子、钻戒、项链、手表，都往台上扔。”宋宝罗长子宋德宝向记者回忆。

没有麦克风，只凭一把嗓子，宋宝罗的声音回荡在天蟾舞台的每个角落。没抢到票的戏迷就挤在场外听，隔着门叫好。

1941年，“火车头”的名声就这么从上海传出来了。

“上海普通人均取其嗓子响亮，故临别贴《哭秦庭》一剧，竟上下客满。”戏剧评论家苏少卿当时在杂志撰文说，“天蟾之大，素为名伶所畏，但宋之卖座盛况，竟能如此。”

宋宝罗生于北京戏曲世家。父亲宋永珍，曾指点尚小云；母亲金翠凤，是孟小冬的干妈。宋家满门都是梨园中人，以宋宝罗成就最高。

宋宝罗在家里完成了京剧启蒙，后来随富连成科班“六大弟子”之一雷喜福学戏，并私淑于高派创始人高庆奎，奠定了隶属于高派的风格基础。

他的名声在1940年代初的上海到达顶峰，“客满”的牌子每天都高高挂在戏院门口。宋德宝说，父亲那时演出两三天的包银，就可以在上海买一个大宅子。

宋宝罗原本只跟戏院签约一个月，但后来一再延期，一共唱了三个月。三个月里，宋宝罗每天唱的戏都不重样。

有一年，宋宝罗的忘年交、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张一帆去拜访京剧名家王琴生先生，王老先生说：“宝罗我很崇拜他。”张一帆问原因，王老先生说：“他会的戏太多了！”

“我第一不知道自己唱过多少戏，第二不知道自己挣过多少钱。”宋宝罗曾告诉别人。

## 无戏可演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949年以后，宋宝罗先是带着班子在南方各省四处巡演，最终落户浙江京剧团。

然而，京剧在杭州，只能居于越剧等南方剧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宋宝罗没有多少戏可演。宋德宝说，父亲性格耿直，不愿溜须拍马，被时任领导误以为清高，因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京剧研究专家翁思再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宋宝罗就长年被舞台边缘化了。远离京剧的根据地北京和大市场上海，按照规定又不能流动演出，宋宝罗如一只困兽囚于江南。

翁思再说，“文革”之后，宋宝罗一度有了重新登台的机会，却仍然不顺利。80年代初赴沪巡演，是借了宁波的班底；后来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次演出机会，却只能拨6个演员，只好小规模演了一出《乌龙院》。

有一年，上海的老朋友王玉田想请他一起搭个班子出去巡演，他向团里借服装、借人，都没有，就不了了之了。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宋宝罗97岁时为《宋宝罗唱腔选》题写了8个字。“年轻时曾立志要创造流派，坐头把交椅，惜乎50年代以后京剧就走下坡了，时不利兮骓不逝。”翁思再后来在文章里写道。

## 受邀唱戏 获三代领导人赞赏

没戏可演，宋宝罗非常失落，心里面窝着火，就用书画篆刻排遣。宋德宝记得，父亲有时候从5点起床开始，就不停地画画或篆刻。刻一个“寿”字，有大小之分、阴阳之分、字体之分，一刻就是几百方。

画画、写字、篆刻，宋宝罗少年“倒嗓”中止唱戏时学会的三门本事，成了他一生安放心灵的净土。他远离俗务，爱的只有戏，没

有戏唱时，就扎进书画印里。

他曾为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张大千、梅兰芳等名人刻章制印。30年代时，他在天津开办了一间梦石楼，开价一块大洋一枚，军阀资本家则翻倍，顾客络绎不绝。

画画的本事，则取代京剧，成为他在公众眼中鲜明的标记。命运的转向，得自毛主席的钦点。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领导人时常造访杭州，宋宝罗则经常受邀为领导唱戏。

1962年，在杭州汪庄，宋宝罗为毛泽东主席演唱了一曲自编自导的《朱耷卖画》。他一边唱一边作画，在四句之内，就画出了一只公鸡。毛主席连连称奇：“画得好，用笔很准。你可以写上一句‘一唱雄鸡天下白’嘛！”宋宝罗遂添上这句画题，送给了毛主席。

宋宝罗一生获得新中国三代领导人欣赏和肯定，非常以此自豪。“我们不得不承认三代领导人都是懂戏的内行，宋老是引以为知音。”张一帆说。抗战胜利后，宋宝罗曾在南京总统府为蒋介石唱过《二进宫》，因此在“文革”中蒙难，在“牛棚”里待了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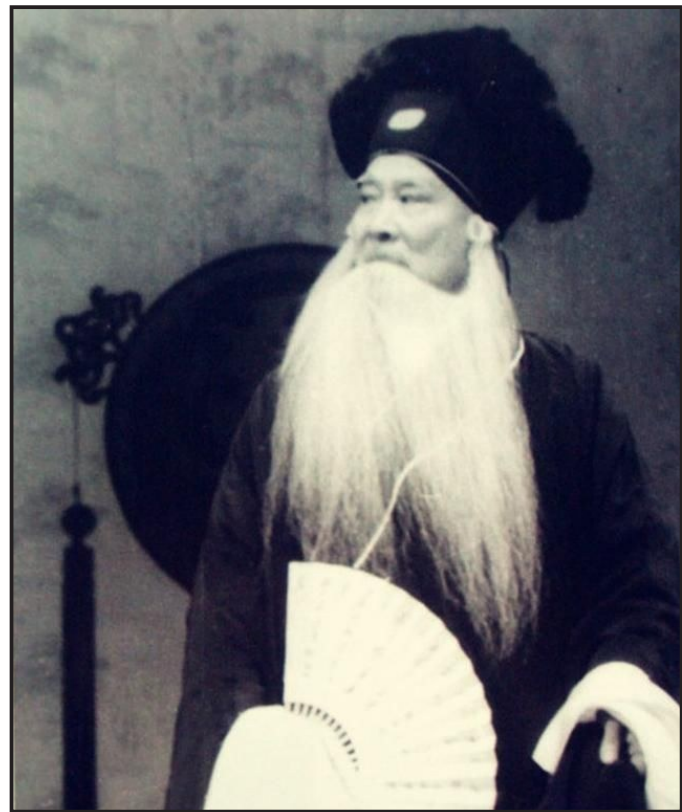
前半生，宋宝罗成名是因为戏；后半生，他再次成名，竟是因为画鸡。

“宋老给世人的突出印象是长寿，形象好，能书画印，最后才是著名京剧演员。”张一帆认为宋宝罗的京剧造诣被他身上的猎奇性掩盖了。

## 人生憾事 一生未收入室弟子

宋宝罗在京剧表演艺术上，远宗谭鑫培，近法高庆奎、汪桂芬、汪笑侬，同时借鉴马连良、周信芳，先后与程砚秋、梅兰芳等艺术家同台，演出过的剧目在数百出以上。

“在受过高庆奎直接指授、与二汪（桂芬、笑侬）传承距离最近的艺术家中，他是最后去世的。而后者早在数十年前就被基本认



为已经失传。”张一帆说。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钮骠题写的挽联中称：“熔谭高马于一炉驰骋歌场”。他认为，宋宝罗以谭派为基础，得高派创始人高庆奎的真传，兼唱马派、汪派等各派曲目，路子如此之宽的老生演员，几乎没有第二人。

“前四大须生余、言、高、马中，高派传承人极少极少。宋老一走，得高派真传的传人又少了一位。”钮骠唏嘘不已。

宋宝罗一生没有收过正式弟子，这是他晚年最遗憾的事，由于眼光太高、要求太严，始终没有人能入他的法眼。“京剧完了，就到此为止了”，他说，京剧不可能再有以前那么好的时代了。

“电视里的戏曲频道他看着都生气，这样也叫唱戏？”宋德宝回忆。可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打开戏曲频道，偷偷在关注有没有

好的苗子，可以接他的衣钵。但总是很快就看不下去了，关了电视，回屋睡觉。

白发美髯一回首，沧桑百年流过。回想当初，宋宝罗初登台时，溥仪还在故宫里。

7岁那年，宋宝罗初试啼音，在天桥东歌舞台剧场连演三天打炮戏，观众“暴雨般”拍手叫好，全城报纸都在写他。

8岁那年，冯玉祥把末代皇帝从故宫里赶走了，遂在南苑举办三天堂会庆祝。宋宝罗连唱三天，唱得冯玉祥夫妇又是给糖又是赏钱。

由于年纪太小，唱《斩颜良》时，扮演关公的宋宝罗拿不动青龙偃月刀，开打时，一下子就把颜良“斩”了，全场哄然大笑。

晚年回忆起伶人生涯的开端，宋宝罗哈哈大笑，开心得忘乎了所有。（新京报）